

大學生眼中的父親形象 - 以一次焦點團體討論為例

邱珍琬

屏東師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父親在孩子眼中到底是什麼模樣？傳統的父親形象經過這些年社會的變動，有沒有受到影響或改變？大學生心目中的「父親」又是怎樣一種面貌？父親又是怎樣表現他的關愛與溫柔的？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對就讀於大學階段學生進行有關父親形象的相關議題討論，發現學生心目中的父親隨著孩子年歲增長有不同互動方式與改變，而親子之間的關係有愈漸親密的趨勢，無論是父親本身或是孩子自身採取主動改變的動作，都讓傳統的父子關係有了渴望的發展。父親的不善表現關切，可能是疏於訓練、性別角色的限制、或是工作與親職分配的結果，而不是父親不願與孩子有更親密的關係。失去父親這個角色的陪伴，成長之路雖然較為艱辛，最難解的還是在於失去聯繫與親密的落寞。

關鍵字：父親形象、大學生、父親角色

一、緒論

許多研究談母親，而顯然地「父親」似乎被忽略。近年來開始有一些研究者針對父親的親職角色做了探討，國內學術界似乎還在起步當中。「父親」是許多人眼中一個堅毅剛強的楷模、也是男性性別角色的第一個仿效對象，在許多人抱怨與父親之間疏離關係的遺憾時，不禁讓人想到到底這些父親形象是怎樣真實存在於孩子的心目中？而孩子對於自己父親又有怎樣的複雜情愫？目前 E 世代學生是怎麼樣看待父親與自己的關係？與父親之間的關係經過多年的成長經驗與觀察，有沒有發現其一致性或是改變？本研究乃針對大學生族群的「父親形象」做調查瞭解，採用的方式是一次焦點團體討論，希望藉由特定問題的拋出、學生的分享與討論，來初步瞭解大學生對於父親形象的描述與期待。

二、文獻探討

子女對於父親角色的知覺(perception)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主題，而父親在家的地位、功能性、與家人的互動、對待與管教子女的方式，都可能是知覺的面向，因此本文之文獻探討部份將僅限於(一)父(職)角色 - 父親在一般人眼中的功能，(二)父親的重要性 - 父親在孩子發展階段與人格形塑的影響，以及(三)父親形象與其影響 - 子女如何知覺父親這樣的角色。

(一) 父親(職)角色

Coleman 與 Coleman (1988)將父親原型分為創世父神(功能為創造生命)、地父(功能為撫養下一代)、天父(支配地位)、皇父(承擔前述天地二父工作)與二分父神(是父親也是母親的角色)五種；而以生命週期發展階段的父子關係來看，早期父親在孩子心目中是很理想化的完美威嚴，一旦孩子成長、接觸外面世界多了，在比較之下，父子關係呈現疏離矛盾，然後就是孩子本身也是父母了、父子進行和解的階段(劉文成、王軍譯，1998)。在 Erikson (1997)的發展階段

中，成年階段面臨的發展任務有「傳承」(generativity)這個項目，也就是除了傳宗接代的意義之外，還包括將價值觀與人生觀等傳承給下一代的意味；Snarey (1993, pp.20-22)認為「傳承」還可以區分為三個向度：「生物上的傳承」(biological generativity，指孩子的誕生)、「社會性的傳承」(social generativity，指的是對於社會上年輕一代的良師、擔任教導的工作，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角色)與「親職的傳承」(parental generativity，連接生物上與社會性的傳承，主要指的是教養下一代的責任)，而其中對於「親職傳承」的定義也可以用來說明父親角色或父職角色在生命歷程中的重要性與使命。

從傳統社會與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總是將男性定位為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媒介、提供家計、與擔任管教的工作有關(Levant, 1980)，而這也就是Parsons 與 Bales (1955, cited in Levant, 1980)將男性與女性角色區分為「工具性」與「表達性」的主要原因，所以男性表現出來的父親形象就是疏遠、有賞罰權力的。根據 Levant (1980)整理文獻資料得到的結論發現：傳統心理學對於父親角色的描述在孩子嬰幼兒期都付之闕如，而父親的角色似乎是在孩子五歲之後的發展階段才慢慢出現，而父親的功能是在協助兒子的角色學習，因此他的角色就會呈現較多懲處的意味、主要代表閹割的威脅；溫暖的父子關係在孩子的發展上有正向加分的作用，相反的像敵意、拒絕、或是適應欠佳的父親則會有不良影響；父親積極地參與孩子的教養工作，對於兒子的男性化與女兒的女性化影響最大；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也會隨著孩子年齡漸長有很大的變化、變得比較親密。

Heath (1978, cited in Snarey, 1993)的研究發現父親角色會讓男性對於自身的了解與自我觀念了解的能力增加，也比較可以體會他人的情緒感受；而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模式也會有另一種傳承，也就是父親與自己原生父親的良性互動，也會讓自己擔任父親角色時與自己的下一代有更良好的關係(Vaillant, 1977)。許多的研究的結論都一致認為：男性的養家角色仍然佔主要，女性即使出外工作、也只是補貼家用的性質，在經濟層面上依然是附屬、依賴的地位(Land, 1986,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雖然婦女外出工作發展自我生涯的機

會增加了，連帶地也讓家庭親職分工有了轉變，但是變動依然不大，也就是母親依然要兼顧家庭與職場的責任(Pleck, 1979,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父親的親職角色停留在選擇性、偶一為之的暫時性、與陪伴孩子玩耍的娛樂性上(王舒芸、余漢儀，民 86)。影響這個結果的原因有文化結構上的刻板角色、社會化過程中以女性為主要照顧者與負責人、勞動市場上的分配依然不利於女性生涯發展，以及社會政策的擬定與實施依然沒有脫離父權主義的觀念(王舒芸、余漢儀，民 86)。儘管已經有不少研究發現父親的參與養育工作、投入親職的努力、與孩子親近程度增加，對於孩子的情緒與智力發展都有極為正向的影響，但是基本上父親依然習慣將自己定位在「有能力養家」(a competent “breadwinner”)的角色上(Pollack, 1998)。

母親照顧孩子的能力為天生的這個假設已經遭受到批判與質疑(Tripp-Reimer & Wilson, 1991; Frodi, 1980)，父親親職能力的缺乏主要是因為社會刻板印象與疏於訓練的結果；國內針對初生兒父親與孩子依附行為的研究發現：如果父親願意參與餵乳、其與孩子的依附行為與育嬰能力上皆有增進，而父親與孩子之間的互動以探查行為最多、言語最少，但是對女嬰的言語行為會增加(陳淑芬、李從業，民 87)，也就是父親願意參與親職工作是培養其能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對於不同性別孩子的互動方式或有差異。

其實父親與母親在與孩子的互動方式上有明顯的不同，比如說父親會鼓勵孩子去探索、冒險，而母親則是會禁止孩子這樣的活動，所以也可以說明父親的確比較傾向於成為孩子的「玩伴」，也就是較能發揮「活動」或「工作」導向的功能(Levant, 1980; Pollack, 1998)。Russell 與 Radin (1983)建議在做父職方面的研究時，可以就五個方面來探討：孩子出生時父親在場、父親有空閒程度、花在照顧孩子的時間、花在與孩子遊戲的時間、以及對於照顧孩子的責任分擔程度(cited in Snarey, 1993, p.33)，目前的研究結果發現：有四分之三的父親在孩子出生時會在醫院或生產現場，父親有空與孩子接觸的時間也增加為母親所花時間的四成左右，而分擔照顧孩子的時間也增加為每天兩小時以上；父親與孩子互動依然以遊戲居多、而且是大動作的活動，然而

父親擔任唯一親職責任的情形依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雖然不是顯然的多數，但是仍然具有明顯的影響力(Snarey, 1993, p.34-37)；而縱使研究預測在二十一世紀來臨時，父親願意涉入教養下一代的人數會增加，但是基本上媒體所揭櫫的「新好男人」畢竟還是極少數(Chapman, 1987; Larossa, 1988)，這也暗示了一般社會或是職場上對於「市場行情」的一種錯誤(the market place's mistake)，也就是要求升等必須以犧牲「家庭」作為代價的觀念(Pollack, 1998, p.130)。

父親角色被定位在「工具性」、養家與保護者的功能上（也就是「天父」），儘管現代對於「新好男人」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父親功能的界定，但是基本上父親還是受制於傳統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父親的親職功能一直被忽視，主要是因為社會對其期許不同，造成父子（女）接觸時間比母子（女）相處時間明顯短少許多，而父親親職角色就囿限於「玩伴」或「管教」者、或「玩票」性質，但是重要性不可忽略。

（二）父親的重要性

王珮玲（民 82）整理文獻歸納出父親角色對於兒童在性別角色、道德、智力與成就、以及社會能力與心理適應等方面發展的重要性。在 Heath (1978)的長期研究發現許多男性不會將父親列為自我成熟過程中的重要角色，然而這些男性的妻子卻認為她們的丈夫常常心不在「家」(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雖然有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父親的男孩子容易有偏差行為或是心理疾病的表現，但是並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定(黃富源 鄧煌發, 民 87; Anderson, 1968, Herzog & Sudia, 1972, cited in Tripp-Reimer & Wilson, 1991; Pollack, 1998)；Santrock (1970) 的研究證實了孩子在零至二歲期間若沒有父親在身邊，與其他相同發展階段的孩童相形之下有許多表現較為遜色，包括信任、羞愧等(cited in Snarey, 1993)；而一項對於單親母親的調查發現：單親母親認為父親可以提供兒子最重要的是「性別角色」與「遊戲活動」，而許多母親也都認為男孩子生活中缺少父親角色其影響是比較嚴重的(Stern, 1981)；而沒有父親在身旁的女兒，容易較早與人發生性關係、

性行為較為活躍，也容易淪為被性侵害對象(Ballard, 2001)。誠如 Jim Herzog (cited in Pollack, 1998, p.124)所說的「渴望父愛」(father hunger)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感覺被遺棄，而其原因包括死亡、離異、單親母親家庭的孩子、收養、父母的上癮行為、虐待、與傳統父職(Erickson, 1998, 陳信昭、崔秀倩譯，民 91)，也就是傳統的保守父親與孩子的距離也會讓孩子有「被拋棄」的感受、而在心上留下創傷。如果母親的功能是舒緩孩子的情緒，父親的功能就在於藉著較需要活動力的遊戲、激起孩子的情緒，讓孩子對情緒有更廣範圍的探索與了解(Pollack, 1998)。

中國傳統的父親角色比較威權，父子關係由於倫理上對下的期待、因此是相當嚴守分寸的。父子或是父女的关系應該是雙向互動、相互影響的(Parke, 1981)，儘管許多父親體認到自己目前的渴望是想要與家人有更親密的接觸，但是又希望可以達成社會對其角色的穩健期待，因此倍感壓力(Filene, 1986)。有研究指出 (Roberts & Zuengler, 1985,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會隨著孩子成長而有所變化，通常是朝較為親密的方向；而現代父親不僅希望可以擺脫以往父親的被動形象、希望與孩子更親近，事實上與上一代父親相形之下，他們與孩子也已經更為親密(Pollack, 1998)。

父親角色雖大環境與時代的變遷，雖然也些微的改變，但是基本上還是以經濟、提供保護的功能居要，其重要性也表現在對於子女的行為與發展的影響上，而研究文獻似乎喜歡放在父親在子女生活中「存」或「無」的比較上，而一般比較會注意到父親對於兒子的影響、特別是性別角色的學習，但是卻較少提及父女之間的顯著影響；而父親提供孩子拓展與開發更為廣泛的情緒經驗，母親則是站在安撫與舒緩情緒的立場。

(三) 父親形象與其影響

由於父親一般還是認為自己是養家活口、維持家計的角色，常常在一天工作完畢之後累乏乏地回家、就希望可以在家得到安靜，也因此對於孩子的需求較沒有心力應付，對於孩子的管教也趨於嚴格

(Stearns, 1990), 甚至是採用經由妻子來「管教」孩子的間接父權方式 (Stearns, 1991), 因此給孩子的感受會比較疏遠, 而通常也是擔任懲罰的工作。

Shek (1998)針對香港中學生對父母親管教方式的調查, 發現父親一般反應較少、要求亦少、少關心, 管教也較為嚴厲; 父親對待孩子沒有男女之別(Snarey, 1993), 而照顧的品質也不遜於母親(Mackey, 1985), 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發現父親對於處於青春期的不同性別的孩子、其親密度不同, 父親一般會認為與兒子的關係較之與女兒要容易處理, 主要是因為不太了解女兒的需求為何(Radin & Goldsmith, 1983,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 但是長久以來父親之所以被排除在照顧孩子的行列之外, 可能主要是因為母親堅守自己傳統母職崗位、認為照顧幼兒是女性的職責之故(Parsons & Bales, 1955, cited in Boss, 1980); 父親對於教養工作最多的是陪孩子做活動、或是遊戲, 而在孩子年幼時有較多以活動方式與孩子互動的父親, 雖然在孩子青少年時會減低類似這樣的共同活動, 卻會增加對於孩子學業方面發展的支持(MacDonald & Parke, 1986; Snarey, 1993), 而父親的關愛行為對於男孩子的認知發展有極為正向的影響, 對於女兒這方面的影響則較不明顯(Easterbrooks & Goldberg, 1984)。雖然大部分的母親對於伴侶親職作品質的滿意度很低(Russell, 1986), 而婚姻關係對於父親與孩子間親子關係的影響更甚於母親與孩子的關係(Dickstein & Parke, 1988; Lamb & Elster, 1985)。

一般父親在孩子中的形象是趨於嚴肅、疏離、傳統的, 隨著孩子成長, 父親的影響也著重在不同面向; 儘管研究顯示父親並沒有像母親一樣將自己的父親角色看得這般重要, 但是卻也發現許多父親的確希望與家人更親密的需求, 只是礙於自身時間與養家職責、母親的間接阻撓(對於父親育兒技巧的要求、照顧的角色定位) 還有社會期待因素與壓力等, 不能讓父親隨心所欲發展親職功能。這樣看來, 父親的角色是被邊緣化的, 因此常被歸類為孩子「玩伴」與施行「懲罰」的功能上。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採用一次焦點團體討論的方式進行，參與研究者包括南部師範院校二年級到四年級學生男生六名、女生五名，年紀二十至二十五歲，大多數參與者生長在父母俱存的家庭，其中一位男同學父母離異、父另娶，女同學一名父親早逝；參與者均曾修習本研究者的課程，也表示願意參加研究之意願，因此諮詢學生對於此一研究主題的興趣、但是沒有明說具體討論議題，在徵得參與者口頭同意之時，父母離異的男同學提到自己父母的婚姻狀況、怕不符研究者需要，喪父之女同學則提到沒有父親，研究者解釋這與父親是否尚存沒有直接相關。在正式研究施行之前，先由研究者就討論主題「父親形象」徵得同學參與意願、研究方式與錄音需要，然後再敲定聚會時間地點與所需時間之後，分別與已表明願意參與研究的同學聯絡，接著進行焦點團體的討論。之所以採用「焦點團體」的方式是希望參與者可以因為彼此的互動與交流，可以刺激自己與父親之間關係的深入觀察與省思，而不只是提出了一些因應問題而生的答案而已。儘管有些人對於父親的看法或有堅持，也可以藉由團員間的討論、不同角度思索與父親之間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可以激發更多的想法與感受。

(二) 研究問題與資料分析

研究問題是研究者自擬，也與參與者進行焦點團體會談，研究者本身有豐富的團體領導經驗、在此研究中也擔任催化員角色，將會談過程錄音、謄寫成逐字稿，並在現場做觀察紀錄，然後進行內容分析，時間全程為兩個半小時，在校園內某一不受打攪教室內進行。資料分析過程是將訪談轉譯為逐字稿、將內容做分析，先去不相關部分，然後就不同主題做歸類，輔以研究者平日上課觀察、臨場之觀察札記、與團體後心得為參照資料。

進行焦點團體的問題為：

- 1.可否用幾句簡單的話形容你的父親？
- 2.印象中與父親之間最深刻記憶是甚麼？
- 3.你記憶中對於父親最溫柔的事件是？你的感受為？
- 4.你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如何？喜歡與不喜歡的部分是？
- 5.你希望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果分析部分將依照焦點團體時的錄音逐字稿所蒐集資料做分析與歸類，然後依照不同主題呈現，分別是：(一)對父親的描述，(二)父親這個角色在孩子眼中的真實面貌，(三)父親的期許與經驗傳承，(四)父親與家人的互動，(五)親子衝突，(六)父親對於不同性別孩子的態度，(七)父親關心孩子的方式，(八)父親的溫柔，(九)孩子從自己身上看到父親的影響，(十)看到父親的改變，(十一)父親心事，(十二)兒女在父親眼中的模樣等。

父親在這些參與大學生的眼裡其實大部分是很溫馨可愛的，不是傳統上對於父親的保守、威權不可親近的刻板印象。整體說來，以回溯方式，參與者可以體貼到父親對子女的關愛與期待，不問條件，父親們以自己的方式來傳達自己的溫柔與關心，其實也讓敏銳的子女感受到了。

(一) 對父親的描述

參與者形容自己的父親，大部分不著眼於外觀，而是針對父親的個性觀、對待、與他人關係、經歷、以及道德等方面來描述。

外觀	個性	對待子女	與人關係	經歷	道德觀
雄壯、肥胖、看起來很兇、看起來老實、臉像卡車頭、外表堅強、	自大、主觀、固執、傳統、耐心、任勞任怨、好人、over (過頭) 認真、勤快、像小孩子、長不大、愛家的人、很讚、奇怪、壓抑、成熟穩重、獨立、寂寞、不苟言笑、蠻可愛、太老實、個性強、蠻好玩、和藹可親、有志氣	對女生不能招架、與哥哥的差別待遇很大、很在乎、嚴格、嚴肅、要求、兇、不會主動講話、把(我)當情人、殘忍、像朋友	不善表達、不會主動講話、嘴巴太會講、中庸、講話沒有邏輯、掏心掏肺、能伸能縮、想得很遠	歷練很夠、現實、奸詐、思考周密、魔術師、手很巧、精明、足智多謀	正義感

參與者對於自己父親的外表描述雖然如此（如老實、堅強、

兇)，但是事實上是為了後面陳述的一種「翻案」做伏筆，也就是說外表其實會欺騙人的，而自己的父親儘管表現得這般嚴肅正經，其實內心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包括壓抑、寂寞、主觀、奇怪、蠻好玩、長不大等等，這些訊息都透露了孩子對於父親觀察的多面向與深度。許多第一次所用的形容詞，經過事實例證的列舉之後，卻不是表面上所指稱的意義，而是有深一層的詮釋，比如說父親「奸詐」也意味著希望父親可以裡外一致、也以同樣的方式善待家人(B105)，「殘忍」背後指的是父親希望兒女可以自立自強、為自己行為負責任的期許(A102)。幼年喪父的同學對於父親的溫柔與付出有滿滿懷念，也遺憾自己未能回饋父親的好；父母仳離的男同學對於父親的疏遠、不親近，還有許多未解的疑問與遺憾。

(二) 父親這個角色在孩子眼中的真實面貌

在孩子年紀尚幼時，父親的角色展現出來的還是傳統嚴肅威嚴的居多，有的甚至讓孩子有懼怕的感覺，除了努力維持家計、營造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給家人之外，父親的許多「行動導向」的關心，也讓孩子感受到。

1.傳統的父親形象就是「嚴肅、疏遠、不容易與孩子親近」，如「看到卡車頭想到我爸嚴肅的表情，因為卡車頭給我一種害怕的感覺，其實不是因為我爸打我們讓我有害怕的感覺，(而)是覺得他很嚴肅，讓我不知道如何去親近他。」(B102)，但是儘管不會溝通，卻是用唸的、罵的方式，讓親痛仇快：「他基本上都不會跟我們溝通，也不會表現那種情感上的東西。(父母離婚)是因為我媽受不了，就是因為他嘴巴太會講，嘴巴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器。現在我們都比較不會跟他聯繫。」(A105)

2.與父親直接溝通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懾於父親的威嚴，因此孩子也發明了應對之道，只是雖然看起來有點悲哀、卻也發現父親可以順應孩子的方式進行溝通：「我國小買自修，那時我怕他怕到連講話都要(用)傳紙條。那時候大家都要買自修、還要用那個(書)皮包起來，不然督學來就、、、；我想大家都買、我也買好了，但是不敢跟

我爸講，我就寫說『爸爸我要買自修，然後就寫(畫)一個框框寫【要】一個框框寫【不要】，然後後面請打勾，(名字)』這樣，(還要)看他心情好不好。看他心情應該蠻好的、就拿給他，然後就趕快跑掉、躲在壁櫥偷看，他就這樣勾了、丟在那邊。像我們現在還會寫信啊，像我(如果)心裡面有很多話，(但)如果跟他講就會跟他吵架的話就用寫的。」(A101)

3.態度認真，也企圖讓自己家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覺得他很認真，他會想要去改變這個環境。我爸跟她(我媽)講他小時候的家庭生活環境都很不好，他以後絕對不要讓我們家像他以前那樣。」(B103)

4.父親的形象雖然是比較嚴肅、也顧及到自己養家的責任，這也反映了文獻上對於父親角色刻板印象的印證，但是父親的溫柔也表現在這樣「工具式」的表現上：「我小時候就鼻子過敏，以前也沒有擤鼻涕那種，(我)還小都不會擤鼻涕呀，所以他都是用嘴巴幫我擤，我媽就跟我說她都不敢做這件事啊！」(B103)。

5.父親車禍早逝，在女兒成長過程中留下許多的遺憾與甜蜜回憶：「我爸是個很愛家的人，因為我爸是軍人啊，當軍人就是很長時間不會在家，他為了我們家就提早退伍、去當搬貨的司機，那時候他已經很老了，還要半夜很晚的時候還開車載貨。」(A104)

6.談到自己父親的個性，在一面之外、有另一層意義隨之出現，也就是會提到父親個性中的正負兩面、不是那麼單純一致，這也表現了子女對於父親認識的多面與深度。如 A101 認為父親自大，是因為父親自己懂很多、歷練夠，但是「比較主觀，我覺得這一點影響到他這一生中(的)許多決定。」(A101)

(三) 父親的期許與經驗傳承

父親對於一些價值觀與原則的堅持，表現在他對孩子的要求與期許上，讓孩子可以明白他為人處事的圭臬、希望孩子承繼的道理，在孩子面對前途的選擇時，會顧慮到未來出路與機會，因此甚至強行介入、做決定，雖然引起孩子的反抗與不滿，但是孩子也可以有機會表

達自己的意見。父親為了家庭所做的犧牲，孩子願意在將來也讓父親可以一圓自己的夢想。

1.每個參與者對於自己父親關注在物質生活、養家上的態度雖然有不同意見，但是也可以體會父親之所以這麼不理想的考量：「我父親對親人比較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比較固執一點、也比現實一點。現實就是會表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當初（我）要考大學的時候，他就比較不會注重我的興趣，他覺得以後你的出路比興趣還要重要。他以前在社會上歷練比較多，就變得說經濟上的問題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B101)

2.孩子可以感受到父親因為迫於現實環境、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讓父親圓成這個理想：「我一直覺得從小到大他一直在幫別人打算、少去實踐自己的理想，我一直很希望他有機會能夠趕快去做他想做的事情。」(A102)

3.父親的骨氣、堅持的價值觀也反映在對於孩子的要求上：「有一次我去親戚家玩、就玩當老闆的那種（遊戲），他給（向）我買東西、然後我就說你要給我錢。我爸好像就只聽到這句吧，就罵我說妳怎麼可以隨便伸手跟人家要錢，我是覺得蠻無辜的，可是（也）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志氣的人、不可以隨便跟人家伸手拿錢。」(A104)

4.父親自身的成長過程讓父親會比較擔心孩子的前途，雖然這個雙重標準讓孩子不能理解，但是也可以明白父親當時的矛盾、有其不得已：「因為我阿公那時候給他的環境不是很好，就是以前我爸家裡很窮、阿公也是白手起家這樣，所以那時候（阿公）叫他去考警察，他考上了、但他不想去，軍校也考上了、他也不想去；像當初我也是不想考（校名），他就說唸這個以後將來的出路是最主要的。有時我跟他爭執會用這個來反駁他，但是他很好的一點（就是）他很願意跟我溝通、他也會認錯。」(B101)

（四）父親與家人的互動

父親與家人的互動顯然較少，特別是與孩子，然而孩子還是希望

與父親有相當親密度，父親對待母親的方式其實也反映在對待兒女身上，父親對於不同性別的孩子似乎沒有差別待遇，對孩子的期許頗為一致，但是不免又讓人覺得的確有性別差異的存在；而父子疏離的傷痛，還在隱隱發作。

1. 母親是家裡「男子公寓」的寓長，孩子都與母親比較親，由於父親工作之故與接觸較少，與父母親的關係就有差異：「媽媽是傳統家庭主婦，所以跟媽媽就是很親、像朋友那樣很有話聊，跟爸爸就變得沒有話聊、又不知道怎麼跟他聊，也因為久而久之（而）不聊（了）。」（B102）雖然說聊天對話不是一般父子的互動方式，但是即使是男生也希望可以以談話方式跟父親互動親近。

2. 父親不會因為男生女生就有性別差異對待，而且與孩子的親密是一回事、不會影響到他對孩子的管教與要求：「他外表看起來很兇、非常老實，可是其實很多事情他算得好好的，包括給我的生活費，就是他很多事情都是很仔細在規劃的。我們家我是老大、我還有一個弟弟，可是他不會因為我弟弟是男生就對他比較要求，其實他對我比較嚴，他也不會因為我是女生就讓我隨隨便便唸書，我唸書的過程他都一直很要求我。」（A101）

3. 父親對待妻子與女兒的態度是一樣的，也就是願意表達出對於彼此的關愛，所以母親也不會驚訝：「我媽很習慣了，因為他對我媽也是這樣。他對我媽說『漂亮老婆』什麼有的沒有的，他都說得出口！」（A101）

4. 父母親的早期離異，母親另外成立家庭、父親又與女友同住，家裡變成只有寒暑假才回去的旅館，沒有人氣，感覺上自己像是被拋棄、跟父親或母親都搭不上關係，但是父親的一些舉止卻也透露了一些理還亂的親情牽扯：「我跟我爸的關係就是很不好，可以說沒什麼聯繫，一學期回去一次、就是寒暑假的時候，平時都不會回去，因為回去沒有人。我爸有女朋友，他就住在（女友）那裡。通常我暑假回去住的話，他大概每天都會回來五分鐘，就是拿個晚餐什麼的（給我），晃一下就是了。我以前對他成見太深，我會覺得有點遺憾，但是我就是

不想再去碰。」(B105)

5.父親也許將家人當成最安全的情緒發洩對象、可以在家中坦然表現自己的情緒，卻也相對地沒有顧慮到家人的感受：「他把他的情緒帶給別人，他不知道這樣會傷害到別人，所以兩個人（爸媽）就越來越沒有話聊。」(A105)

6.孩子是很敏銳的觀察者，可以看到父親矛盾的一面，儘管在孩子面前呈現的是嚴肅難以親近，但是在夫妻互動上卻也表現了能屈能伸的一面：「有一次他跟我媽吵架，吵到我媽要殺他，我媽狠到拿瓦斯，我媽很笨、覺得那個可以毒死他。那時我很緊張，我就一直哭。我爸跑到房間去躲起來，我媽拿瓦斯跟菜刀，(叫)什麼『你給我出來』、就一直罵，我爸也不知道怎麼辦吧，就跑到我房間把門鎖起來，那時我就覺得我爸怎麼那麼沒種！那次之後他們幾乎沒有大吵過。」(A101)

（五）親子衝突

孩子平日極少與父親有較為頻繁的互動交流，因此對於彼此的需求與期待有時候拿捏不住，衝突的發生通常是以較為激烈的方式，孩子會藉此表現不滿、而父親也會在類似激烈的「抗爭」中恍然醒覺！孩子與父親直接衝突是一種溝通、表達需求的方式，動作雖然較大而極端，但是卻也讓父親與孩子雙方都可以有機會去做自我檢視、改進的方向。

「國中放學時候很喜歡跟同學亂玩、故意拖到很晚才回去，那天我根本不知道爸爸要來接我，因為以前都是自己坐公車回去，結果我一出去就看到他、(他)就很生氣、一直罵得很大聲，我也很生氣呀，覺得你又沒跟我說要來載我、又不知道你要來，就一路上不講話，一下車就衝去房間、門關得很大聲，一個人在那邊生氣也不吃飯，後來大概兩三天沒跟我爸講話。有一天我媽就說『妳不要這樣跟妳爸生氣好不好？妳爸也跟我說怎麼才罵她一句就兩天不跟我講話？』我聽(了)才覺得原來爸爸其實沒有那麼生氣。」(A103)

「我跟我爸吵架，就是我跟我爸去搬貨，可能他心情也不太好還是怎樣，他就用術語像『硫酸鹽酸小蘇打放在哪裡、你去拿幾包放在車上』，可是我就是不知道小蘇打長什麼樣子，因為每個東西都是一包、上面寫二十五公斤、剩下都是英文字母，我不懂就覺得很委屈呀，他就覺得我搬了那麼久應該知道什麼東西放在哪裡。他那天就怪怪的，可能沒有感覺到吧，我覺得這樣跟我講根本聽不懂、那天我就沒拿，他就很生氣。一回（到）家，他還是這樣子。我們吃晚餐、那天吃粽子，他就說你去冰箱拿蕃茄醬來，我去拿、找了半天沒有蕃茄醬，就說『爸，蕃茄醬放在哪裡？』他就說放在那裡你不會自己找啊？那種態度！我就氣爆啦，把冰箱關上、就把菜刀抽起來，然後我就說『xxx，在哪裡我不知道，你這樣跟我講！』然後他就嚇到了！他就楞在那裡、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狀況、然後叫我放下（刀）來。我媽叫我把刀子放好，我就放下、自己走到樓上去了。經過這件事之後，我爸就更好了。我覺得我是人家激我我會生氣，如果你要我成長、你不可以激我，你要鼓勵我，我就會努力做給你看！」(B103)

（六）父親對不同性別孩子的態度

父親對女兒與對待兒子有一些差異是很相像的，父親與兒子好像是「哥兒們」，但是跟女兒就比較沒有同為男性的親密忌諱，可以從參與者表達的親子關係看出端倪；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希望與父親可以更親密，只是父子間的親密彷彿比較難得，也許是受到「同性親密」（或「同性戀」）的忌諱、加上一般對於男性氣概「獨立」的要求使然。

1. 父親對待女兒像是寵物與情人：「我覺得我爸爸太 over，就是他簡直把我當作他的情人，我們出去逛街、一直到現在，他還是要我跟他十指相扣，有時候我會覺得別人會不會覺得他娶小老婆？譬如我們去吃飯，他跟服務生聊天會說『你看我這個女兒怎樣怎樣』，他說我很愛他、會大肆喧嘩他對我的愛。」(A101)

2. 儘管對於女兒的關愛會很公開表達，但是依然有自己對於孩子教養

的期許。

父親對於孩子不是行口惠而已，他對孩子的愛也不會沒有界線，該訓練的、該讓孩子學習的一分也不少，但是孩子很服他的這種方式：「雖然他（爸爸）這麼愛我，但是他很殘忍，他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事情，要什麼東西要自己準備好，要不然就是前一天晚上應該給他有充足的時間準備，他不會說很可憐啊、然後『生』（東西）給你，他不會，他就讓你嚐到後果。他就是會很大聲地表現出他很愛我，但是他不會溺愛，我覺得這是對的。」(A101)

3.父親自身接受的庭訓影響到他對於性別不同對象相處的方式，也背負著「無後為大」的負擔：「我家裡是那種大家族，就是我阿公的每個女兒兒子至少都會生一個男的，可是只有他（爸爸）沒有，我媽身體不好、只有我和姊姊兩個女生。我覺得他表面上雖然不會計較說沒有生男的，可是阿公阿媽會，而且奶奶很明顯、（我）覺得他比較不疼我爸爸。他跟他的爸爸很生疏，連帶的我跟阿公也很生疏，我不會跟長輩相處吧！」(A105)

4.父親對待孩子的方式也帶著對於孩子的深深期許，不會因為性別而有差異：「我覺得他對我哥就是不一樣。他是你這個人可以讓他期待的話，他就會掏心掏肺在你身上，但是一旦他覺得你、就像我哥，讓他很傷心的話，他可能就會有差別待遇。但是這一點我會很想試著去改變一下、改善這一段關係。」(A101)

（七）父親關心孩子的方式

1.父親不善於表達情感也是參與者都注意到的事，但是他們也會敏銳觀察、從一些細微的動作中去體會父親的關愛與心情。「他在我考大學之前，幾乎不會主動跟我講話，可是他願意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載我去上學，從來沒有間斷過。我雖然知道他不會把那種表達情感的話講出來，我可以感受到他對我們家每一個人都是非常關心的。他很多事情都替我們想，我們要考試幹什麼，他還是會請假回來、然後再去（嘉義），他其實很重視這個家庭，只是因為工作關係、沒有辦法去享受

那個（與家人一起的感覺），可是他很喜歡回家。」(B104)孩子的敏銳覺察與細心，也讓孩子願意從自己開始做一些改變，希望主動讓親子關係更親密。

2. 父親關心孩子的方式不直接，而是藉由提醒母親的方式：「我爸爸應該算是嚴肅吧，他就是為我們付出很多、也是很愛我們，就是有時候他不會直接講出來。像上次我跟我爸還有我媽，我們三個去吃飯，他好像常看我穿這件衣服，就說你怎麼常穿這件衣服？我媽就說我爸的意思就是要提醒我媽，叫她幫我買衣服。」(B104)父親幸好有母親這個角色擔任「中間人」傳達的功能，雖然不直接，但是還是會讓孩子感受到這種含蓄的關懷。

3. 父親的主動詢問與挑選話題，讓親子之間的親密可以維持或是增進，可能也因為孩子願意聽、會聽：「我每次回去，他就問我有沒有什麼問題呀？『你應該有什麼煩惱喔？』他每次都這樣，每次我洗完澡之後，他就會說『來來來』。有時候我都在想要不要跟他講我的問題呀，因為有時候他講一個問題就可以講兩三個小時，我覺得他是一個想得很遠的人，蠻足智多謀吧！」(A103)

4. 雖然許多的父親都將自己定位在「工具性」養家的功能上，但是孩子感受到父親其實還擔任引導、鼓勵、陪伴、玩伴的多功能角色。「我知道他都很關心我，他都引導我去好的方向，像我們去撞球回來的時候、就被我媽唸『你怎麼帶小孩子去撞球？』我爸就說『撞球是國際運動啊、沒什麼不好的』。如果是我自己去撞（球），他也會跟我講說你不要一個人去撞、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撞，就是要有大人關照這樣子！」(B103)

5. 父親不只是一個養家的人，對於孩子的需求是有求必應，就像是一位魔術師般地萬能，孩子也在這種關切中，深刻體會父親的愛：「他的嚴肅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以前沒有很好的父親榜樣，所以他變得不知道如何去做一個好父親，就是他可能有很多感情想要表達、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表達。其實平常感覺上（他）好像也不太理我們的事情，可是真的如果我們在家提出一些要求的話，比如說我們蠻小的時候，

需要什麼線的找不到、可是家裡也沒有、也沒辦法去買，隔天我要上學之前，我爸就會『生』出來給我，我就不知道他哪裡來的，就是會變出來給你就對了！」(B102)

6.父親的寡言、不善於表達，其實是以孩子感受最深刻的關愛方式，父親也許限於自己性別、從小的訓練、工作時間、或是個性使然，不習慣以柔性談話方式與孩子互動，但是他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會以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關心：「他有時候會笑、或者用表情這樣子而已，通常他不太會回答我的問題，就是覺得說他其實真的很在乎我們、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表達。那時候他就是又加班又輪班、幾乎很少見到我們就對了，(我們)幾乎很少碰面，跟爸爸就變得沒有話聊、然後又不知道怎麼跟他聊。」(B102) 這樣的互動方式雖然也讓孩子覺得遺憾，但是另一方面卻也能夠體會父親內斂性格中所隱藏的「未能表現出來的關愛」，也會希望自己與父親有不同的互動模式：「我會知道他其實內心很關心我們，祇是沒有講出來而已；但是(我)有時候一直都會很想去逗他、就是逼他一定要講就是了，不要讓他這麼沉悶，結果我發現他慢慢地比較有改善。」(B102)。

7.父母親的情感是以孩子做聯繫，孩子出事，父母親的協力同心照顧孩子，也讓彼此之間的情感與關心重新燃起熱力：「我高二那時發生車禍，(爸媽)情況就好轉，因為那時候是危險期，那個晚上我媽就一整夜都沒睡 在一旁一直看著我。隔天我爸就帶魚湯來，魚湯一(打)開、那個腥味就很重，那時我下意識的反應就說了一句『喔，很難聞』，那時候我媽就跟我說小聲一點，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這麼說。我爸回去之後她就跟我說妳爸這是表現對妳關心的做法。就因為我車禍啊，他們兩個感情就好像又變好了。我覺得不是因為我車禍他們兩個感情變好，是因為他們就在(醫院)那邊討論說我以後復建怎樣、會不會影響我一輩子。」(A105)

(八) 父親的溫柔

父親的體貼與溫柔都印在孩子記憶的深層，幾乎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娓娓道出一兩個父親的「深情故事」，這些記憶可以是孩子敏銳

覺察父親身為男人背後的美麗溫柔。有些同學甚至提出父親的溫柔平常很難看到，除非是在不需要防衛自己男性尊嚴或生命攸關的時候、才會毫不保留地表現出來，即使是男孩子也可以體會到威嚴、肅穆父親臉孔底下的美麗溫柔與人性。父親的溫柔表現在行動上、但不是出之言語，即使是陪伴這樣的動作，也給了孩子很大的力量與感受。

1. 父親知道孩子的害怕，願意陪伴在身邊，這樣的溫柔記憶，也傳達了父親「在」與「支持」：「大概三年級吧，我去睡覺的時候第一次做惡夢、然後被嚇醒了，那時我記得我爸在客廳看電視，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出去找人，那時很晚了，衝出去的時候看到爸爸在那邊看電視，我就跟他講我做惡夢，我爸就『惜惜』（台語），拍拍我的背，（說）不怕不怕、沒有關係、做惡夢而已。我又不肯回去睡覺，他就叫我睡在客廳椅子上、坐在旁邊陪我；後來我清楚地感覺到，我爸電視看得差不多、就關掉，把我抱到床上去睡，我感覺到非常受到保護的感覺。我爸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也是因為他這個舉動，讓我覺得我爸真的很愛護我們。」(B102)

2. 雖然父親表現出不願意為兒子「收拾善後」，但是還是忍不住去做處理，孩子知道即使自己遭遇困挫、惹了麻煩，卻也不是孤單應對：「那時我我沒駕照，我爸是學校老師，沒有駕照發生（車禍）這種事一定要通報學校。那個阿婆是騎腳踏車的，發現（出事）的時候已經擦撞到，就很慌啊，雖然沒有駕照也不可以落跑，看她（阿婆）流血、金牙也掉了，我就先打（電話）給我媽，我媽就來處理。回家就跟我爸講『爸我闖禍了』這樣，我爸暴跳如雷，他說你自己出了事情自己去處理、我不會替你擦屁股。我也沒有多說什麼就趕快去醫院照顧阿婆，其實我爸有去看阿婆、還有跟人家道歉。就是覺得說他（爸爸）其實也是蠻會替我們想的，只是他想說小孩一定不會處理這種事。」(B101)

3. 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手足無措與毫不掩飾的擔心，也見識了父親這個「堅強剛硬」男人背後一直存在的溫柔：「這次出車禍，現場一片混亂，我爸來，這可能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聽到他用那種很溫柔狠溫柔的

聲音（說話）。他馬上到我旁邊、因為他也不敢碰我，一碰我我就說很痛，他說哪裡痛，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骨折。他就一直跟我說你不要哭，其實我也沒有想哭，他跟我說不要怕，其實（我）也不會怕，因為整個傻住了一樣，可是他就是很想要去抱住你，他就說把你自己靠著我。我是覺得他可能比我還想哭吧，那個眼神讓我第一次感覺到『哇，這一個男人是那麼焦慮這樣』！」(A105)

4.看到一向隱身在背後、沒有聲音的父親突然為自己「挺身而出」，那種感動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我考上（大學）之後，我爸很想給我鼓勵，他覺得不管怎樣你還是有完成你自己的理想，所以想給我鼓勵。我以前很喜歡手機和 Call 機，那時流行 Call 機的時候我偷偷去買過。因為我爸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非必要的事情他不會花錢。大一時大家都開始流行手機了，我就很想（要）手機、可是我不敢講，就很想自己偷偷去買，我爸大概知道，因為我在問中華電信的事、他看到傳單。我媽是比較強勢的人，我爸比較弱勢，我說我要手機想自己去買，我媽就說手機沒有需要，現在講話那麼方便、為什麼一定要手機？我就不敢講話了、想算了，但是我爸突然跳出來講話，他跟我媽說『沒關係啦，買給他啦，他考上（學校）啦，大學生有手機有什麼關係。』那時我看到我媽的表情是有一點嚇到。很難得他這麼摳的情況下他願意，其實那時候買手機還不便宜。」(B102)

5.送孩子坐車，很簡單的一件事，父親卻是事必躬親，而且慎重其事：「我爸表現出對我的態度、他也不會說。如果我要搭夜車，兩點十四分的，我就會想自己從家裡走到火車站就好了；（但是）我爸就定鬧鐘一點半，響了我爸就起來穿衣服、還穿得很正式，還（去）叫我要坐火車了。（然後）我爸就到一樓說你會不會餓阿、要不要帶東西上去？就在我背包裡面塞一大堆東西，我就覺得很感動、想要做什麼，但是我什麼都沒有做。」(B103)

6.父親出現、陪伴，有時根本不需要有所作為、就可以發揮他的支持與鼓勵的功能，孩子覺得安全、願意去冒險，也感受到父親深深的關愛：「那時我很笨、一直學不會（騎腳踏車），學了好幾天還學不會。

有一天我在那裡騎，騎到天色很暗的時候，我又摔倒了，我爸剛好從外面回來，看到我摔倒了就幫我扶起來，他其實之前看我騎的時候就放我騎、也不幫助，這次看我摔倒了，就會幫我從後面拉，(讓我)覺得可以一直往前騎了；我在騎的時候，會在那邊繞圈圈、就是不會離他太遠，感覺很好！」(B106)

7.父親願意花時間哄孩子的方式讓孩子記憶深刻：「我小時候愛哭，所以他就會開著車一直載我、載到我睡著，他很晚回來喔，然後每天早上還會帶我去幼稚園上學。」(A104)

8.喝醉酒的父親彷彿是另一個人，比較容易親近、也會曝露出男性溫柔的一面：「我覺得我爸爸是個奇怪的人，平常有點嚴肅又不會太嚴肅，有點像朋友、可是又有點像是中和、中庸的感覺。可是當他一喝起酒來，就是會一直講話。我覺得他蠻喜歡交朋友的，算是一個成熟穩重、很獨立的人，可是我覺得他好像有壓抑些什麼東西，喜歡喝酒唱歌，好像只有那些東西才能把他平常(壓抑)的那些東西發洩出來，我比較喜歡他喝醉酒的樣子。平常在家的時候，在看電視什麼的，他走過來、你會有一種感覺想找話題跟他聊天、又好像沒有什麼話題可以聊，可是當他喝醉酒之後、臉紅紅的，感覺就是很容易跟你親近這樣。」(B106)

9.父親出現一反常態的行為，雖然出乎意料，但是卻也感動了孩子柔軟的心：「我國中時候，跟我媽說要買自修，我媽就說好啊、等一下吃完飯叫妳爸載你去。我媽沒拿錢給我爸，我媽說看到時候多少錢回來再算這樣。結果我買完自修、他付完錢，我就找錢還他，他就在書店門口掏出一張五十塊給我，說這個拿去買貼紙。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買無聊的東西，那時我快哭出來了，因為他從小到大帶我去書店，我一定是被罵著出來，他就會罵我說妳幹嘛買無聊東西、亂七八糟，那次竟然拿五十塊錢給我去買亂七八糟的東西、沒有叫我存起來。那張五十塊現在被我收起來(了)。」(A102)

(九) 孩子從自己身上看到父親的影響

孩子也會看到自己身上承襲自父親的影響，也以自己的這些特質為傲，彷彿無忝所生，但是也看到自己不想要的部分，希望可以作為提醒自己、加以改造的部分。

1.虎父無犬子，父親的成長經驗與身教，就是傳遞重要價值觀的不二法門，孩子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承襲了這套價值觀：「他說他以前唸書的時候，其實他不聰明、可是他會讀得很勤快，他可以算一題數學一直做到晚上兩三點，然後只為了說明天早上全班都沒有(人)做出來、只有他做出來，然後大家抄他的 就很有成就感 就像我自己說的(也)做題目做到兩三點，就是會有那種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出來。」(B103)

2.會將自己與父親做比較，不會將父親的木訥、不善表達列為男性特色，而是因為父親的榜樣：「我跟我爸有點像，也就是比較不會表達感情就是了。」(A105)

3.感謝父親的庭訓，從孩子身上也看到承襲自遺傳與想要「加以改良」的部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爸爸，因為他疼我、又會聽我講話，任勞任怨，他把我的某一些特質教得很好，比如說獨立、要自己去面對現實，我覺得這很重要；但是我覺得他自大、有一點自我，這也是我一直在學習的，就是不要那麼自我，去聽聽別人的觀點。」(A101)

(十) 看到父親的改變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也發現與父親互動方式的改變，大部分會覺得這樣的改變是很正面的、符合孩子最初的期待，可能也因為孩子成熟了、比較會去體會父親的用心。改變也許是隨著歲月而慢慢進行，父子雙方刻意去促成改變的發生也是居功厥偉，這也說明了只要親子一方願意採取不一樣的接近方式，是可以產生一些預期的效果的。而孩子是需要與父親做互動的，即便是負面的、至少還表示關心在乎，但是如果連理都懶得理，像陌生人一樣，也深深傷害孩子的心。

1.看到父親也隨著歲月與孩子的成長在做改變，可以體貼到作父親的用心，與父親像是朋友一樣的情誼，讓孩子覺得很幸福：「我爸(在)

我小時候比較不會跟我溝通、比較不懂得怎麼樣跟孩子溝通，所以都是我媽在管我，可是如果我要求什麼、通常我爸會給我，他就是這樣子、我覺得我爸是一個『好好人』。」(B103)

2.覺察到父親的改變是漸進式的，可能是因為父親本身覺察到互動親密的需求，還有學生本身讓父親覺得可以被傾聽：「小時候一直覺得他很凶啊，看起來蠻嚴肅的，可是現在(我)越大越覺得他像小孩子。其實從國中開始，他就有那個習慣，一定要找時間跟我講話，很奇怪。我們家四個小孩，每次大家都坐在那邊聽，最後一定只剩我一個在那邊，其他都藉故離開了！以前小時候就這樣亂聽、不是很懂，越大越有感覺爸爸說的有些是有道理的話。」(A103)

3.發現父親由間接到直接表達的改變，也許與自身的情況不同有關：「我跟我爸的關係，上大學之後比較好，他比較會講出來，以前是私下跟我媽媽講，現在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他是一個禮拜回來一次，我也是，可能也因為比較少見面、也沒有以前的課業壓力，所以就不會覺得那麼煩，就比較會建立彼此的關係。」(B104)

4.父親之前雖然用打罵教育，但是至少還「在乎」，不像目前可能因為接觸太少、父親又有了新的家庭，父子之間關係疏遠，言下之意有許多的遺憾：「以他做商人(來說)他就做得很好奸詐，平時他對別人和對我們家人不一樣，對別人很好、做生意那一套，對我們就是兇啊。他把我的求學過程分成幾個時期，第一個是從小時候到國中，都是會打會罵，之後高中開始是罵而已，到現在是什麼都沒有，算是什麼都不管我，感覺上有明顯的差別，我自己覺得跟他漸行漸遠。」(B105)

5.孩子主動破冰的行動，也相對地讓父親可以有些改變，增加親子互動的滿意度與趣味：「我(上)大學以前，我爸幾乎都不跟我講話，我覺得他是不曉得怎麼跟女生講話，他跟我媽講話很正常，可是他就是不會跟我講話，覺得他講話就很明顯就是不流暢、怪怪的樣子，現在(我)上大學就好很多。像我上大學之後就比較會逗他，像以前他都不會跟我講話，我突然變(成)這樣，他非常不習慣，有的時候我就會(很)三八跟他講『爸，你覺得我今天髮型怎樣？』明明就差別

很大，他就說沒兩樣、要不然就是說看不出來，反正他就是非常習慣潑我冷水。我會覺得自己一直不斷從他那邊受挫，其實我非常在意我爸的看法，因為我想讓他覺得我成功了還是怎樣，可是他一直潑我冷水。上大學之後，我越來越跟他講學校近來做什麼事、講一些他可能會覺得很無聊的事，他越來越（會）跟我講一些好玩的事。」(A102)

6.孩子也希望可以與父親更親密一點，最希望的就是跟父親可以多談幾句，也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們都會想跟父親多聊一點、跟他講話，像他通常都是我問三句、他回答不會有一句。有時候都會很想去逗他、又是逼他一定要講就是了，不要讓他這麼沉悶，我發現他慢慢地比較有改善。」(B102)

7.隨著年齡的增長，親子關係也產生了變化，感覺上父親越來越可以親近，不像以往的嚴峻或疏離：「除了看到那個卡車頭想到我爸嚴肅的表情、給我一種害怕的感覺，其實不是因為我爸打我們讓我有害怕的感覺，（而）是覺得他很嚴肅、讓我不知道如何去親近他。現在比較容易了，因為比較知道他的心態、就比較想去跟他多聊聊、想讓他不要再那麼嚴肅。」(B102)

8.孩子的主動改變，也牽引著父親與其他家人關係的變化：「我現在比較會主動去找他，因為我覺得他會這樣不苟言笑、就是要樹立父親的權威，可能他感覺父親就是應該這個樣子。那時候我要回（學校）了，我就跟我爸說我要回去了，我爸就站起來說『好，你騎車要小心』，我那時也沒有特別想什麼、好像一直有事情要跟他講吧，因為我一直想（跟爸爸）像朋友，我就是著搭我爸的肩說『爸，家裡有什麼事嗎？有什麼事記得跟我說。』我只是想要跟他多講一些話而已，只是從頭到尾沒有找（到）一個話題這樣。然後我爸就突然手靠過來，我就很順勢跟他拍起來、像稱兄道弟這樣拍，我可以感受到我爸很用力地抱我說『你回去要小心一點』。現在我都會慢慢地主動去找他，跟他聊、跟他哈拉像朋友這樣子，我發現他也比較願意跟我講、比較有笑容。我覺得爸爸慢慢願意、感覺上比較有人性一點，我感受到他必須要有人關心，有人可以跟他聊。現在他比較會慢慢去關心我

哥的事情、我弟弟這樣，就是他變得會主動去關心別人。」(B102)

9.可是也不希望父親做太大的改變，而是保持有點含蓄，反而會增加一些趣味：「我覺得就是經過這一次講（談話）以後，我覺得我爸蠻多舉動都蠻好玩的，其實我很清楚他很愛我們這個家，可是有時候他覺得做不到、他也比較不敢表達。他現在比較敢表達，可是我反而不會很希望他說出來，因為他有時候就是有點轉彎的講法會讓你覺得他很好玩、很好笑。」(B104)

（十一）父親心事

父親是孤獨的「男人」，因為不容許公開自由表現自己的情緒、還必須佯裝堅強嚴厲，甚至還要刻意掩飾自己對家人的關愛、溫柔的部分，在許多敘述中也隱隱可見父親不向外人道的「心事」，而經由孩子的觀察與體會，父親被了解的程度增加、也讓孩子知道自己希望可以回饋給父親什麼。父親的壓力可能也來自對外面人的厲害相關、家人的呈現真實自我之間的矛盾，讓孩子的困惑更深。

1.感受到父親因為家庭因素不能去發展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解父親的背後有相當的遺憾：「（長）大了以後，有時候我覺得整個家裡面可能比較會跟他說話的也只有我而已。其實我一直希望我趕快有能力，然後幫他分擔一點心理上或是經濟上的一些東西，因為我覺得從小到大他一直在幫別人打算、很少去實踐自己理想的東西，我希望他有機會能夠趕快去做他想做的事。他非常喜歡靈修。不知道那天他是怎麼了，後來就跟我講得很露骨，然後就講到他喜歡的一些東西，他就覺得有很多事情一直羈絆著他，他只要把這些事情、責任做完之後，他大概就離開這裡（世界）了。」(A103)

2.父親希望孩子可以成就一些自己未完成的願望，對於孩子的信心就是作為一個父親的驕傲與自豪：「他就是直接反應，我會覺得他寂寞是因為他就是屬於那種喝醉酒才會表達自己感情的人。我還記得那時我甄試上，有時候他喝酒的時候，（我）會幫他挾菜、幫他倒酒，那次他也快醉了吧，就跟我說他那時很不贊成我去推甄，他希望我去

做阿扁的學妹。我就跟他說我沒有那個本事，他說他覺得他女兒有。」
(A105)

3.父親的前後矛盾表現，有點讓人摸不著頭緒，但是也蘊含著深深切切的關心：「有一次平時考、成績單都寄回來，(我)數學零分，可能他也知道我數學不太好吧、也不好意思問我，那時候他只跟我說『這次數學是不是考太難了啊?』可是他之後又說一句『可是我看你們班上還是有人考七八十，妳怎麼會跟人家差個七八十分?』每次只要排名不好，他就不會拿給我媽看。」(A105)

4.父親的情緒孩子可以拿捏感受到，也會有對應的方式出現，這樣的互動也顯現了親子間的親密：「這一陣子我大概聽到(週遭朋友)有四五個親人過世，突然覺得人生怎麼那麼無常，我就當下打電話給他，然後就跟他說我愛他，他就說你是不是跟我要錢啊?就是開玩笑，我爸就是這樣子。有時候他很情緒化，有時候跟他開玩笑叫他胖子，他如果心情好就會說『幹嘛』，如果心情不好，他可能會生氣。」
(A101)

5.父親對外與對內的態度讓孩子不解，雖然知道父親愛家、但是表現出來的方式卻讓人有迷惑的感受：「我覺得他是屬於一個蠻會壓抑自己的人，就是他有感情不會講出來。其實我就懂事開始還有一陣子蠻討厭他的，覺得他不會跟我溝通，覺得他很多的想法表現錯了，其實也不是說他不愛家，只是他表現的那個方法會讓人覺得他不愛這個家。(像)他平常對他的朋友(跟)對我們家(人)不一樣，我爸對他的朋友不會奸詐、蠻掏心掏肺的，可是他對家裡人、、、(像)他對老婆，我很奇怪他們兩個會結婚。」(A105)

(十二) 兒女在父親眼中的模樣

以兒女的立場來想父親眼中的自己，也可以看出兒女對於自己擔任孩子、甚至在與其他人互動中的自我形象。女兒會談到父親寵愛自己、疼惜自己的情感層面，兒子則是針對父親對他的信任、工作能力或是成就(熟)上著力，或是不能達成父親的期待，這一點倒是呈現

了不同性別關切的層面。

- 1.寶貝、疼惜的感覺，被愛、也充分感受到父親寵渥的心：「我爸爸就是從來不會罵我，把我當作寶貝、握在掌中的。」(A104)
- 2.可以負擔起自己的責任，不必讓家人操心：「一個自己很會想的人，就是不會讓父母擔心。」(A105)
- 3.父親的信任、願意放手讓孩子去走去做，就是最大的鼓舞：「我爸爸也是蠻放心我的，就是我會做自己的事情、他也是蠻信任我的，這一點讓我覺得很棒！」(B103)
- 4.父親常常以過來人的身分來對待孩子，也表現了自己特別的能力，孩子以父親為崇拜偶像，在另一方面卻有帶著些許失落、不被信賴的感受：「他覺得我長不大，可能他看很多書，所以他每次都會跟我講什麼什麼，而且一講就會講很久，你會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因此)我也會變得很想去看那本書，可是真的去翻那本書、(就)覺得很無聊，翻一下就看不下去了。」(B104)
- 5.自己的粗線條、不細心，會讓父親認為不能獨立作業、必須時時擔心：「他可能覺得我是一個脫線的兒子，有時候連我媽都覺得我太依賴、太被保護。」(B101)

在「對父親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子女對於父親性格上的描述與了解，接下來也從這些描述中發現了矛盾不一致的部分，呈現出來的是子女對於父親知覺的多面向、也可以說是對於人性更深一層的認識與接納（「父親這個角色在孩子眼中的真實面貌」）；而子女是背負著父母的希冀與生命延續的期許的，在「父親的期許與經驗傳承」中也看到了這些子女們對於父親的期望、自己的能力與表現的滿意程度；關於「父親與家人的互動」，顯然父親是將自己定位為較被動的角色，子女也傾向願意與母親親近；雖然有「親子衝突」，但是也可以是彼此溝通、傳達理念的一種方式，可以讓親子雙方都有機會去檢視彼此間的互動與因應方式；此外「父親對於不同性別孩子的態度」，沒有特別反映出對於不同性別的刻板印象，但是也顯現父親與女兒間的親

密似乎比較容易被接受；對於父親的知覺也反映在「父親關心孩子的方式」，比較趨向間接、或是發揮工具性功能的方式表現，當然也有例外；特別提到「父親的溫柔」，主要是希望在父子或父女關係中找尋一些較屬於女性特質的面向，也印証了父親的溫柔在對女兒方面很「寵」、在對兒子方面就有照顧與溫柔；而「孩子從自己身上看到父親的影響」，也是對應了父子關係中很重要的因素，子女感受到自己「大孝終身慕父母」的責任、也期許自己的表現無忝所生；「看到父親的改變」裡出現很一致的是親子關係的改變，以及父親從嚴父到慈父的過程，當然也看到一些改變必須經歷的掙扎，因此特別將這些子女觀察到的掙扎、有志不得伸、甚至是前後矛盾在「父親心事」中做真實呈現，最後「兒女在父親眼中的模樣」對照之前「對父親的描述」與「父親的真實面貌」做兩方比較，也道出父親對子女慢慢放手的信任與榮耀。

五、綜合分析與討論

依據 Coleman 與 Coleman (1988)對於父親角色的研究認為：父親的角色一向是「天父」居先，也就是供養家計與保護者的角色，也強調在外面世界的成就，因此即使是花了一些時間在從事「地父」的工作，也可能讓父親認為自己並不是成功的(劉文成、王軍譯，1998)，本研究中許多父親早期也是將自己定位在「天父」的角色，很少參與撫養下一代的責任，而對於孩子的前途與未來涉入較多，這也反映了所謂的「工具性角色」特徵；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孩子的成長，父親想要與孩子親近、孩子希望與父親的關係有所改變的情況下，明顯發現親子互動也發生變化，只要親子一方願意有不同的動作或是反應，就是很好的開始。按照 Coleman 與 Coleman (1988)的說法就是親子在生命週期成年階段，親子雙方開始有和解動作產生，而現代父親已經不是那麼純粹的視天父為唯一職責與角色功能，而是越來越有意願與妻子承擔「二分父神」的工作。

父親與孩子的關係的確會隨著孩子的成長而發展得更為親密

(Levant, 1980; Roberts & Zuengler, 1985,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 有別於 Snarey (1993)的研究結果的是 - - 父親對帶不同性別的孩子有差異, 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年齡不同之故 (Snarey 是針對嬰幼兒)。儘管父親的親職功能似乎被框限於工具性養家、保護或是管教的立場(Levant, 1980; Pollack, 1998; Snarey, 1993), 但是玩伴與陪伴的功能固然發揮較少、卻依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也說明了親子相處時的「品質」優於「次數」。

父親的許多表現其實也受到社會對其男性角色期待的侷限(Erickson, 1998), 包括可以表示屬於男性的憤怒表現、規避情緒的話題 (因為認為無須處理)、藉由處理事務或做事情來傳達愛意、被認定是生產者、以一起工作來獲得親密感、目標與解決問題導向的思考等 (陳信昭、崔秀倩譯, 民 91, p.88-89), 這些都在研究參與者的口述中出現, 而當父或子女一方願意打破這些「禁忌」、針對親密需求有不同的行動時, 良性的變化與互動就此發生。

研究中有兩名參與者沒有父親在身邊 (一為早年喪父、一是因為父母離異), 在許多面向上也看到 Jim Herzog (cited in Pollack, 1998) 所謂的「渴望父愛」的情況, 然而研究者也發現: 不管是不是因為沒有父親在身邊 (活著), 當父親是被視為很傳統、以「養家」為主要職責、與孩子關係較疏離時, 孩子渴望與父親親密的感受更是強烈 (Erickson, 1998, 陳信昭、崔秀倩譯, 民 91)。

父親的「邊緣化」可以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自己因為工作在外時間很長, 也比較少主動與子女做溝通交流, 因此讓子女不「熟悉」; 此外由於前面的「不熟悉」, 父親與孩子之間沒有互動的「習慣」, 不僅是孩子會刻意「逃離」接觸的機會, 做父親的可能也會避免尷尬, 而採取了「不為所動」、「中立」、或是「嚴峻」的立場, 兩個因素的惡性循環之下, 自然就發展出一種既定的互動模式, 倘若其中一方願意主動做改變, 自然也會「帶動」一些出乎意料的相對改變出現, 而孩子的主動其實是最具效力的, 父親溫柔敏銳的觸覺也很容易被感動, 這也許描述了 Coleman 與 Coleman 的父子「和解」階段 (劉文

成、王軍譯，1998)，然而也不需要非得等到孩子自身也為人父母才開始。這個結果也印證了 Filene (1986)的發現：就是許多父親會處於兩難困境，一方面渴望與家人有更親密的接觸，但是又要達到社會對其角色的期待，因此裹足不前；而在本研究中也看到孩子願意主動與父親改善關係、或是企圖親近，父親大部分都會有善意的回應，打破了父親對於自己男性角色的刻板期許，也說明了親子雙向互動與影響的本質(Parke, 1981)；如果以 Parsons 與 Bales (cited in Levant, 1980) 歸類的性別差異 - - 「工具性」與「表達性」來看，其實可以推斷是社會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天生自然，只要給予適當的時機與刺激，父親這個男性也可以表現出溫柔、「表達」的特質的。

一般說來本研究的男性參與者與母親的關係較親，當然也有一位因為父母仳離而沒有繼續聯絡；而女性參與者與父親之間的互動顯然比男性參與者要多，可以解釋的原因可能還是因為父親主要擔任養家維持生計的職責，時間上的不允許、加上沒有刻意去營造親子間的互動機會，相對也影響到親子關係的品質，此外父親這個男性對於異性的女兒來說比較沒有同性競爭、需要捍衛自己男性氣概的情況，因此對待女兒的態度反而比較疼惜、身段柔軟，這與之前 Radin 與 Goldsmith, (1983)針對父親與青春期子女的關係親疏有別(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結論不同。隨著孩子逐漸成長，父親對待孩子的態度也有轉變，出現了想要親近的行為，只是苦於之前訓練太少、或是沒有刻意經營與子女的關係，表現稍嫌笨拙，而子女也會意識到父親的孤獨與疏離、以及父親希望與孩子親密的需求，願意從自己的努力來著手，希望改善親子間的關係；男性同學對於早年父子之間關係的不滿意、後來也大半做了努力，雖然過程並不順遂、但是結果還差強人意，也願意做持續的努力，而如果父子之間早期有較為良性或是頻繁的互動，對於往後的親子關係有加分效果。

父親的角色與功能其實密不可分，本研究突顯出一般父親依然是以「養家」、「保護者」的傳統身分自居，當然也發揮了危機處理、陪伴、與玩伴的功能，是屬於「選擇性」照顧者的角色（王舒芸、余漢儀，民 86）。孩子在觀看父親這一路走來的過程，也發現到父親的多

面向、甚至矛盾處，同情與體諒的心情也隨著增加；而當這些大學生看到父親「軟弱」的一面，反而沒有以性別刻板印象來批判，而是可以領會到男性堅強面具背後的溫柔與孤單，而這個父親是多面向的發現，也讓孩子更體察人性、原諒人性。

本來研究者原以為男生女生對於父親的感受或是描述應該有許多不同，但是卻發現參與者都有相當細膩的觀察與發現，不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男孩子與父親的感覺較為親密的程度比較像是「哥兒們」，而父親與女孩子的親密就像是情人或是長輩對小輩的疼愛與縱容，這似乎也說明了性別差異與親子互動之間的微妙關係，而對待不同性別的孩子，父親的顧慮層面也不同——對兒子比較嚴肅、希望孩子可以成功有成就，對待女兒就是可以較放心表達自己的關愛、與女兒的互動比較不那麼緊繃。父親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有隨著時間而改善、正向變化的趨勢，這一點符合了 Roberts 與 Zuengler (1985, cited in Hanson & Bozett, 1985) 所得結果，就是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會隨著孩子成長而漸趨佳境；不管是由父親那方做積極改變、或是子女這方的主動採取行動，都是促成親子關係越來越佳的因素，而在研究中也看到孩子也敏銳發現到與父親親密的需求，較願意採取主動親近的措施。

父親在這些大學生的描述裡是從嚴肅典型的威嚴父親，慢慢轉化成溫柔、隱忍、堅強面具底下有不為人知的痛苦與寂寞，父親關懷的愛意是從默默關心、為孩子任勞任怨努力、以及為整個家頂住一片天的方式表現，連溫柔都是表現得這般不經意、卻又令人撼動！孩子成長之後，可以更加體會到父親深切的關愛、與受限於自身表達習慣與角色期待的壓力，也願意開始陪伴父親、傾聽父親、主動打開親子溝通之門，甚至希望可以讓父親仍有機會去一圓自己未竟的夢想！

研究參與者中有一位女生因為父親早年過世，而另一位男生與父親之間關係疏遠，因此在聽完兩位參與者的遭遇之後，其他參與者都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意見與鼓勵，懷抱著的是疼惜、希望可以減少遺憾的心境，也看出焦點團體的一個支持與治療的額外效果。而從研究參

與者的反應與對於討論主題的熱烈，也可以體會到父親角色在子女生命中的重要性，對於男性來說，「缺席」的父親會留下遺憾、也少了一個最佳的角色楷模，對於女性而言，父親是她們第一個接觸的異性，經由父母雙方的互動、她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品質，可能也間接影響到其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而對於兩位失去父親陪伴的參與者來說，表現出來的落寞、或是與人之間情緒上的疏離，也說明了「失去」至親的呵護，都是一種不能明說的痛。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父親在這些大學生的描述裡包括了外貌、個性、對待子女態度、與人之間的互動、經歷與道德觀等面向，而很有趣的是：這些外在的描述其實是為後來的「翻案」做伏筆，也就是會揭露父親「裡外不一」的真實面，一則可能是學生對於自己父親的深入觀察與了解，二則可能是在父親矛盾的呈現中發現了一些身為「男性」與「父親」雙重角色的社會文化與內心需求的困境。

父親的形象是傳統、嚴肅、不善溝通、為維持家計而任勞任怨等工具性角色。父親會希望下一代過得比自己更好，雖然在孩子眼中極為現實、不顧人情，但是也在戮力為他人奉獻的表現中，顯露了堅強的男性氣概，而傳承給下一代的氣節，從一個小小事件中也突顯出來了！

父親與家人間的互動顯然很少，斡旋在父親與子女之中的往往就是母親，也因此孩子與母親較親密，然而父母親之間的互動也讓孩子看到其實父親是很放心在家發洩自己的情緒、表現出毫無掩飾的自己，而母親也往往責無旁貸地「接招」，然而一旦母親的情緒累積到一個閾限，也會讓父親與孩子看到勇猛的母性（或是女性中的男性特質）。父親與子女發生衝突，往往是一種特殊型式的「溝通」，孩子也在衝突過程中看到父親的關心、體貼、以及孩子的「容忍極限」。父

親對待子女彷彿沒有性別差異，但是疼女兒與疼兒子畢竟還是不一樣，同樣是對女兒可以寵得像情人、也相對地做獨立負責的要求。

父親關心孩子是提供必要的協助、物質的滿足，但是情緒上的支持與關心並不直接，甚至是以暗地、不言說的方式表現，或是藉由以母親為媒介去執行關心任務，當然也有父親是很直接關切、找女兒談話。父親的溫柔是孩子最企盼、也印象最深的，即使是在孩子面前疾言厲色，但是一旦事發緊急、還是會硬著頭皮去為孩子作處理，而當孩子看到父親竟然會擔心、哭出來，孩子的心就不由得感動莫名、感觸良深了！

孩子當然也在自己身上發現了父親的影子，不管是承自父親的堅忍、不放棄、獨立自主，或是不善表達，也看到自己想要加以改善的部分。父親在這些參與者眼裡都是隨著自己的成長而慢慢改變的，感受到父親也有希望與孩子親密的需求、願意由自己這方踏出不同的第一步，甚至發現自己的因應方式改變，導致整個家庭系統的連漪似改變！當然也有漸行漸遠的案例，這是因為接觸更少，沒有一方願意朝親密的方向做努力。當然在相處過程中與細密觀察之下，也有參與者提到父親其實是孤單、有一些不能對人言的痛苦，甚至是藉著酒力才可以展現較為真實或是軟弱的自己，的確也感染到作為一個中國傳統的父親，背負著許多社會期待與要求的責任；孩子在了解父親的感受之後，也會希望對父親做一些回饋的動作，包括希望早些分擔父親肩上的責任、讓父親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體會到父親前後衝突不一致表現下的深切期盼，還有父親為什麼會有對外與對內的差異表現。

（二）建議

以焦點團體討論方式進行訪談，也看到團體成員之間互相提供的支持與協助的動力，不僅可以分享資訊、分擔心情，還可以反思自己、有所領悟、重新去詮釋與父親之間的互動與關係，也願意做進一步改進或修正動作的努力。

然而固然女性被期待以「關係」取向的交談方式與人發展親密，

也在這些兒子身上發現同樣的需求，是不是因為隨著年齡或發展階段的需求不同？還是此研究中男性的特殊族群（都是輔導副修）之故，才有這樣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研究去驗證。再則，研究者在設計題目時，有刻意要了解學生對於父親較為柔性方面的知覺，因此在題目上可能有暗示、導引的作用，是否會因此影響了同學們回應的方式、與資料的蒐集，也是以後研究可以斟酌的地方。

本研究是以便利取樣原則招募參與者、而且只做一次焦點團體的訪談，雖是一個先驅研究，但是訪談次數與團體變異性不夠、加上參與者近二年來接受輔導相關課程之訓練薰陶，其代表性不足，因此不能將就結果廣為推論到其他大學生族群，這是研究限制的部分，往後的研究若針對「父親知覺」的部分，可以就針對不同科系或是主修大學生做類似的研究調查，倘若還可以招募不同發展階段的參與者做相似研究（如兒童、青少年、成年等），將可以使研究文獻更豐富。此外，也可以藉由「配對」父子（女）研究的方式來了解隨著時間變化、父子（女）關係的改變又如何？父子（女）彼此對於親子關係的知覺如何？而父親對於自己的看法在孩子誕生之前與之後，又有怎樣的的不同？

參考文獻

- 王舒芸、余漢儀 (1997) 「奶爸難為 - - 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
婦女與兩性學刊, 8: 115-149。
- 王珮玲(1993) 「父親角色與兒童發展之探討」, 教育研究雙月刊, 32 :
52-57。
- 陳信昭、崔秀倩 (譯)(2002) 「渴望父愛」 - - 失去父親及其影響
(Longing for dad: Father loss and its impact, by B. M. Erickson,
1998)。台北: 五南出版社。
- 陳淑芬、李從業 (1998) 產後初期父子依戀行為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護理研究, 6(3): 246-258。
- 黃富源、鄧煌發 (1998) 「單親家庭與少年非行之探討」, 警學叢刊,
29(3): 117-152。
- 劉文成、王軍 (譯) (1998) 父親: 神話與角色的變換(The father
mythology and changing roles, by A. Coleman & L. Coleman,
1988)。北京: 東方出版社。
- Ballard, D. (May/10/2001). Adolescent health: For girls, having dad
around is preventive medicine. *Women's Health Weekly*, 7-8.
- Boss, P. G. (1980). The relationship of psychological father presence,
wife'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wife/family dysfunction in families of
missing fathers.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42(3), 541-549.
- Chapman, F. S. (1987, 2/16). *Executive guilt: Who's taking care of the
children? Fortune*, 115(4), 30-37.
- Dickstein, S. & Parke, R. D. (1988). Social referencing in infancy: A
glance at fathers and marriage. *Child Development*, 59, 506-511.
- Easterbrooks, M. A. & Goldberg, W. A. (1984). Toddler development in
the family: Impact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55, 740-752.
- Erikson, E. H. (1997).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WE. W.
Norton & Company.
- Filene, P. (1986). *Him-her-self: Sex roles in modern America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 Frodi, A. M. (1980). Paternal-baby responsiveness and involvement.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1, 150-160.

- Hanson, S. M. H. & Bozett, F. W. (1985). *Fatherhood: Development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Report No. CG-019-098). Dallas, TX: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69 711)
- Lamb, M. E. & Elster, A. B. (1985). Adolescent mother-infant-father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5), 768-773.
- Larossa, R. (1988).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nd the social reality of time.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45(3), 579-589.
- Levant, R. F. (1980). *A male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Report No. CG-015-905). Leipzig,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ERIC Document No. ED 217 299).
- Mackey, W. C. (1985). *Fathering behaviors: The dynamics of the man-child bond*. New York: Plenum.
- MacDonald, K. & Parke, R. D. (1986). Bridging the gap: Parent-child play interaction and peer interactive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55, 1265-1277.
- Parke, R. D. (1981). *Fath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Pollack, W. (1998). *Real boys: Rescuing our sons from the myths of boyhoo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ussell, G. (1986). Primary caretaking and role-sharing fathers. In M. Lamb (ed.), *The father's role: Applied perspectives* Pp.233-259. Beverly Hills: Sage.
- Shek, D. T. L. (1998).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s in a Chinese context.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2(5), 527-537.
- Snarey, J. (1993). *How fathers c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 four-decade stu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Stearns, P. N. (1990).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Stearns, P. N. (1991). Fatherho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ole of social change. In F. W. Bozett & S. M. H. Hanson (Eds): *Fatherhood and families in cultural Context*. Pp.28-52. New York: Springer.
- Stern, E. E. (1981). Single mothers' perceptions of the father role and of the effects of father absence on boys. *Journal of divorce*, 4(2),

77-84.

Tripp-Reimer, T. & Wilson, S. E. (1991).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fatherhood. In F. W. Bozett & S. M. H. Hanson (Eds): *Fatherhood and families in cultural context*. Pp.1-27. New York: Springer.

Vaillant, G. E. (1977). *Adaptation to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Father image—how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 their fathers?

Jane Chiu

Dep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Guidance
National Ping-tung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How children perceive their fathers? Has traditional father image ever changed over these years amid societal transitions? How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 their own fathers? How those fathers express or perform their concerns and caring?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college students' perspective of their fathers by using focus-group discu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ther image had been changed from rigid and conventional to resilient and caring one over chronological years.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became more content and intimate. Regardless if the action was initiated by either party, the approach and effort to enhance the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also circularly ha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hole family relations. Fathers were restricted by his male stereotypes, parenting training, or parenting participation style, and eventually showed aloof or stringent attitude toward their children; however, their urge to get intimate with children and express their tenderness is always there, deep in the hearts. Without a father figure at side, the path to maturity is hard for these growth children.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get through, however, is still the loneliness and loss of losing contact with their fathers.

Key words: father image, college students, father figure